



· 09972

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

明王思任著

曾氏世乘序



王思任曰予讀曾益世乘蓋泚然愧焉予之譜三槐也亦甚歲矣或鼓或罷榮而行之茅也其心偷也至曾氏子何毅也其所爲世乘叙封焉自昉德明也叙姓焉而鄣之爲曾者昭也叙遷焉由鄣至魯由魯至楚餘由楚餘至建武由建武至越上下三千年恍然捧其板重豆俎往來闢翦荆棘以莫之也叙派焉明江之出於岷河之出漢而支不瀆宗閭不奸嫡也於是乎爲之系以承其世於是乎爲之錄以發其皇於是乎爲之評以宣其哲於是乎爲之議以快其忠於是乎爲之志以壽其藏寵其貌於是乎爲之考以明其爵章其祀於是乎爲之贊以擷其芳於是乎爲之勅詔狀牒以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一

播其徽於是乎爲之傳誌狀序銘碑些輓以永其人佐其品於是乎爲之書記啟跋詩蹟經傳藝文以散其馥而鴻其閭於是乎爲之呈結帖札祭畝檣域雜述以舉其纖而括其無漏蓋井井乎犁然其備也而世家之盛有羨而莫望者子胥成章子輿宗聖文定響金石之歌司農抗不奪之節皆曾氏一氣所傳而習者故足荷也卽翰墨簡編左史歐蘇王介甫其人不則秦晁山谷伊師晦老其人也入明來猶楊用修李原德晉陵新建王薛輩其人也鉞鏹簪笏豈可賂哉夫事親之大本於守身身從何起身之上乃身也而身之列則但謂之身也是故列則有宗而上有者祖不知者爲草木微知者爲禽獸夫欲以一人之精靈吸合三千年之髓血非有集鳥之感痛指之通乘弗世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洙泗之英夥願而獨以天經秘授之曾子提喝大旨歸於揚顯

夫使子孫共知其宗其祖而不至於草木禽獸人各謂此身鄙國之自也毋敢屑越以辱前人則顯揚不旣矣乎毋寧茲鄙之先妣也是生大禹禹之幹蠱生不能揚父而以鬼神致天下之孝焉今益之乘邈參步禹也神明之胄也而孝更通於神明也然吾不能無望於益者有三曰司農之廟未特也三節祠祠矣而徒有力者負之以趨也曰文定公之嫡未正也在南豐者卽羅文毅同梓里猶訪之廢然也經博一蘊爲郭崇翰遙遙竊去文定公不來食矣曰雲門先生之志未信也肅皇帝時上書報可而短掌獨拍一老褐袍誰應之也任聞之矣天子之孝曰就就之言成也卿大夫曰譽而士曰究究以明審爲義義之所首能先身乎益今明矣審矣新天子正講修身之學欲以親親賢賢敦君子旦夕幸太學顧問宗聖裔安在得此乘置金櫃石室間必有譽而乞就者益生平綜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二

古該贍吐鳳嘘龍若復爲太史則續而祖明良會合此其一時矣

李大生詩集序

五色之中惟蔚藍最秀凡色從骨出者秀而不遠從神出者逾逸愈深極一糲笨之山迫視之礫硠黃雜也若置之地表數百里氣霽筆插旗張則潼關半暗齊魯青未了矣以此思天天何以秀絕至此便令有心人癡去漆園吏臥于北牕忽一悟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蓋山之骨不可憑則山之色不可定天有骨乎天又有色乎色既有正誰爲閭偏遠而無所至極一語是矣吾從蒼蒼處起想則名之曰秀但濡其少許在女西子在男衛玠在禽曰鶴在花曰蘭在楸曰竹在菓曰蘋在蔬曰筍在味曰天花曰江瑤柱而在文章中曰詩詩之神何在則又不在遠而在近其骨其色卽近卽遠有夸父之所浩歎章亥之所弗追者矣余

嘗言作詩如寫照一見而呼之曰此某某某某也詩在是矣若復煩巡諦環視尙復有此人邪如臯李大生氏生而頰岸英妍美好雙耳風行一如削玉之駿看花馬上微髭未吐御堤一帶麗人笑指若箇揚州少李行卷一出市閨檻破人但知大生文早于第而不知大生詩早于文爰自擊音噦噦便喜韻言宿慧旣通前身詞客詩家最苦七言沾手卽難多凶少吉往日堆湊成癩近日假名實弱而大生爲之趣盎味流不啻鏡花鹽水至其五言之清矯樂府之古澹絕句之飄騷漢唐兼用元宋亦來而總之一字曰秀蓋不在聲律不在字文不在學問不在資穎而自有萬丈碧落之意攬結飛盈使我神快大生猶喃喃歷下何中原雙鬢之足雄也大生有太翁封吏部教子未爲文而先爲詩有兄道生一爲詩而不願爲文此秀之所從出蔚藍有種惟白榆知之耳花萼聯珠安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三

能彷彿其父子兄弟之萬一乎

李太虛大椿堂集序

姚江講知吁江講明將毋同曰微有異兒生先首而體從之一辭混沌見光則漸喜喜者其知而見者其明也大學頂門出此一字而以天爲大凡欲天之下者皆從此受新受亮顧其力不大于躁動而大于靜止是故雷之智不如星星之智不如月月之智不如日而日之智不如天子於此少有叅焉驟晤豫章李太虛先生首摯此語以相証也先生繳恒山胙土之節暫爾錦旋過蕪上暱就予爲班荆談因命河朔之飲每飲而予醉三參每談而予紛宛宵然者七日爲予言宙合古今之故言死生性命之微言治亂循環之理言山水南北之異言文章失得之繇莫不鏡覺機敏珠圓晶透使我並坐而不知其躬之欲前吾觀其爲人似乎眼有冷縫耳

有驚雷舌有奔泉肺有林屋腸有轆轤腹有對簿而總之其心有
天光發彩之妙所著樂府高濤古逸如獨鶻之凌霄所著近體恢
洪展肆如大鯨之掣海所著放歌奔騰跳艾如神駿之下坡所著
試牘典確真式如老農之談稿所著疏章懇款迫至如良醫之發
圭此有用之文也身在木天不忘其本乃以大椿名集此卽天明
之最初處偶一解頤語雖謔而莊雖迂而急言口兒脫殼習弓刀
我人出胎學舉業人知弓刀可以殺人而不知舉業可以殺口何
也弓刀血氣也舉業心知也肯鍊心氣之靈自制血氣之蠢大城
若干小邑如許備口者陟殺口者封日以口爲事口不足慮矣奈
何來俱蜩縮去則燕噓窮年竟日以八股三場五花四考軟媚人
之筋骨而耗勞人之神瀋爲此其言皆鏗鉤確鑿救時急着揆路
不遙太平有日矣先生兩握文衡名魁大元俱出其門下而每見

乾坤正氣集

卷五五

四

操觚縱掖輩傾蓋卽如故人卽童子以數菟來謁皆爲之悉意點
擲鈞分針緝隻字不遺春風入座接引娓娓此真婆心愷切若欲
天下卽在此時其明方爲愉快先生狀貌頎然翹秀每立談時疎
眉剔豎攬臂撐腳轟笑喧然而淵凝嶽奠神氣俱靜明從止出
其明乃大異日孔堂不知誰等而吾以黯昧劣庸之品得附于明
証先生之末故樂爲序其大集如此

冒伯麐詩序

伯麐長予近十歲萬歷中邂逅何景曜家一見莫逆已而數過太
冲阮氏杯酒論文甚懽適伯麐著一綠縕袍容儀不整疎步高談
笑自謂貌侵不當得名予謂蔡澤亦可兒伯麐曰以口舌自求
相印猶之妾婦耳是時伯麐爲忌家所中削去秀才不屑也旣予
倅一第三爲令一領雲司伯麐未嘗過而問焉有筒便數行相思

已耳今年伯慶死病革時挈全詩付其猶子如太白屬陽冰事且
要之必以山陰王季重序我嗟乎生死交情一至此邪近日後生
狂亡賴輕罵王元美不知先生是坡公後身肯引進後輩卻不輕
許後輩先生言詩生平心折者三人一爲俞仲蔚一爲胡元瑞一
卽伯慶仲蔚五言已入聖域元瑞比擬錯綜詩有唐骨似乎法老
才伯慶自漢魏至元宋皆食其蜜而遺其滓其所爲詩如海雲
獨鶴古洞鳴泉突口閒來致多于韻盧次樸賦奧而詩不成謝茂
秦詩佳而人未品伯慶守窮餓一博山鑪自供異書數卷朝夕予
對所至滅竈辭肝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骨傲而不肆意狷而不
僻間或酒酣耳熱高咏閒情託思好色點綴水鹽隱映鏡月亦借
此以豪其吟咏阮籍臥鄰女傍實無意也伯慶人與詩並是峨眉
巖薛有明傳高士伯慶定當首據一席矣嗟乎我冠大肉其湮於
乾坤正氣集卷五五

五

荒草殘碣者何限生前有詩死後不堪詭覆視伯慶所得孰多人
患自不能傳耳不患貧與賤也

三春九夏社詠序

予髮燥時從玉山程孟孺所晤李惟寅先生得讀其詩後又從劉
百世所晤李汝藩先生得讀其詩今髮種種矣又得晤元素先生
于白下而得讀其三春九夏之社咏予何幸與高陽之裔多所遇
也予素以侯封世鎮南國長江組練霜月並明萑苻鴈臥無尤可
探而得以其暇爲輕裘橫槊之舉流芬著采叶徵賡商亦大似鄴
下公子集應劉諸名士高會一時矣將惟隴西最盛而詩至少卿
太白又誰敢與爭衡者是不獨將有種而詩亦有種也離離山上
苗蔭此百尺條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左太冲其有感於斯乎

鄭逸少詩文序

三十年前予郎白下得讀逸少文以爲逸少承明金馬著作之廷
矣今予又郎白下而逸少依然一逢掖也嗟乎逸少豈揣摩之未
工乎逸少曰唯之與阿其去幾何吾子亦既工於揣摩矣而顏駟
如故也有門戶時子不知出有黨時子不知植有中立之名時而
子不見收吾子亦居然一逸少矣以爲工乎否也余曰不然我輩
之鈍正我輩之所以爲工也水花時卉何如老檜齶齶文章節義
皆准山嶽江河之氣是不大鬱則不大擴吾官不如人而年尚在
子功名不如人而文仍在昨所讀時文古文併五七言近體俱妙
探河星之窟奇摹鼎物之雄神規先正字必驚人以易道論之屈
信龍驤必無理沒精光之理朱買臣曰再待我二年而後嫁人言
五十當富貴近矣近矣

梁山梅花詩序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五

六

費人公子貯金屋而醉蘭膏翹然自以爲得矣而天壤間有一種
踽踽之冷士視之一呷也顏回其其蒼原憲其其堵於陵仲子其
其井侯生其其門而漢陰丈人其其甕或老其鬚或鷄其皮或槎
枒其骨或支離其體或擁腫其軀或偃仰其臥立彼皆欲自放其
天於幽清介獨之地一或塵處卽以爲大溷耳是故桂可得而宮
也蓮可得而沼也菊可得而家也牡丹芍藥可得而幕也蘭正辛
夷之屬可得而盆之盎之也惟梅花不入富貴之堂而富貴之人
往往欲竊附其韻強冊之以春魁媚名之以瓊玉虛崇之以鹽鼎
彼以爲大辱奈何哉使我擎蹠連卷於粉牆香罈之下供人耳目
玩也不得已寧惟是道院僧籬寄一枝耳古今愛梅者不少咏梅
者亦多然品旣不同言亦自別杜甫以來可問也毘陵梁以寧旣
文旣博亦彖亦史閉扇苔寒深巖坐老作梅詠八十一首以合九

九之數韻則步高季迪太史吾未見以寧而詠其詠則字字梅花
咀冰嚼雪庶幾暗香疎影忽到牕前矣或曰以寧胡不自爲韻而
韻以太史爲是不然梅何嘗不官予爲工部梅之屬也官則何常
但欲其有梅心有梅骨而已矣昨冬在都門于廟市聘取一本置
之齋頭官簷何龍友過我言而且賀曰幸未切福祿字予佞之曰
獨不有壽陽粧邪請以此作梅韻參以寧必且日子首鼠兩端卷
梅詩擲還我可矣

方澹齋詩序

五經皆言性情而詩獨以趣勝其所言在水月鏡花之間常使人
可思而不可解吾嘗謂太白終在少陵之上卽其寄託游仙泳女
一再讀之飄搖恍惚而別離短促之景具是矣吾友方汝善詩胎
也以鎮伯守陪京家赤貧旌旄舊禿于戚冷然而部伍整肅無敢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七

不稟于度入其堂鹵簿森如也此外環花擁竹調鶴讐書驛惠泉
煮顧渚曾醉我以蘭又醉我以桂子偶于役鳩茲而汝善詩來譏
征觀諷朋友折贈勞勞亭上曾無此也汝善詩豈敢遽謂奪開二元
大歷之座然其發思必渺寄韻以冲勝句佳聯每以不思不勉得
之吾家右丞有云夙世命詞客凡爲詩者必藉今生撚鬚探計回
腸所得無幾也太白一生服謝語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此兩
言者亦有甚濃致而氣象混茫非江非客詩胎讀之便如隔世事
汝善澹齋近日所獲豈什百倍於此吾展讀其筴酒酣耳熱而江
上數峰青也

心月軒稿序

始吾家阿咸以樓船將軍駐粵海曾共寅侯獲夷銃每言輦上君
子多矣卽無如寅侯膽智具足且其詩文字字皆丹不止珠琲百

實也今年過邗逢逢欵乃交臂而去之不意寅侯未能忘我且言
我與公安竟陵不同衣飯而各自飽爰予何敢當寅侯知已也寅
侯函其心月軒稿示教予燒一尺燭蕪筍引觥一目一口覺兩腋
風謾謾如從松下來輒謂詩文一竅決非今生撮辦有心及之而
舌不能及有舌及之而手不能及有手及之而學問考訂不能及
大約底滯寒昧之人去此道遠而朗圓英爽之輩入此道近寅侯
落筆墨蕊皆香廬山三疊峰鐵萬仞五泄龍居雪銀雄走吾快讀
一過生平口處哀梨火棗無有此脆也寅侯關於邗浦而余亦適
口口于蕪陰鐵研代端土灰作墨日言阿堵時握算豆覺措大眉
宇漸變白衣兒賈而來心月一照盎然掬水冷沁一時乃知令尹
喜自是真人不在老子下也

雲霞館游草序

乾坤正氣集

卷五五

八

予垂老爲關吏日在蕪江上負弩作鷺候意殊刺促悒悒俄來赭
圻長廿大崧謬顧曰王先生海內姓氏人也願一交臂予驟接之
如玉峰隱映恍然在赤城瓊闕之間其人白晢廣上而髯下霏唾
若香霧已讀其寓草又讀在山房近稅抑何口口昭華漱芳瀝液
之多也大崧爲諸生常冠軍奪螯而舞幾入殼而以數奇蹇抑不
得中譬之李廣每當封侯輒失道乃走名山大川上羅浮探禹穴
遊游齊魯燕趙之墟攬奇弔古以其一腔坳堦屑騷磊落之氣發
而爲聲詩飛騫絕跡高視中原吾黨如塵溷然故其格品孤峻音
節喉清駿發踔厲穿天心而出月脇駸駸乎攘大歷建安之座矣
或謂大崧屈首就五斗春穀喉衝地簿書鞅掌何暇拈韻事不知
韻事何常但得韻人自饒千古陵陽多勝蹟工山漳水削翠拖藍
太白之酒坊笑語未斷明遠之旅寓鱗獵如新大崧曾盤邱壑筆

吐烟雲江花陶柳正鳧鳥儂僂之始平間亭上得句應多當與游
草競鳴魚筒不遠託清弋而時時廣我則所謂邀天之幸予日望
之矣

孫念雒吏部文集序

其一官也舍鷄戴鷄子之以計吏題才之署則骨是金鏐姿稱水
玉王鶚仰天呵氣便數丈矣此其故何也門旣繭封謁如鬼探呼
殿傳街冒詢于進者以手推爲善物而言漸蟻蜜也雖有冲人不
能不峙其目於眉上不能不冢其腹於領前也且言吏治而暇文
章崇禎庚午歲暮雪飄國子先生擁襍僦舍爐存似紅有客寂止
願一交臂出乃孫吏部念雒氏也予隔世人實未知吏部函予已
久且悉甚輒謂予曰不佞多病不喜官今茲了局事非予好得見
予則此來不負予行且歸不喜官子何以得函于吏部而久且悉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九

悉且誠至此送登驕一人攬轡一人呵一小吏持刺此爲吏部乎
哉予答之謁而吏部且寅出予盟之酒而吏部未午來吏部凡數
面予子僅一書簿何稱施之不平也未幾以詩若詞及諸體遺予
予讀之歎曰昔者吾友王聖俞言文章進則謙文章至則盛謙吏
部之謂也予少爲輕薄言人當自揣其分量有大誥在毋作非爲
而忌者目攝然而予言終不簿也土梗繡乎殘膏馥乎補袖而舞
乎未卵而求時夜乎蟬葉翳其目而曰人莫我窺乎驅市人而戰
乎假予假淡以爲自然之白描有心之淺墨乎此其人天未與之
而人亦未嘗自與也吏部賦質奪萬人之座又苦心讀書摹古滌
今不知攢眉撚髭者幾何年歲矣於是博收研入因趣流聲大小
疾徐高下不覺其鐘之應叩而響之答桴也所爲詩如沈雄老將
劄柳屯田不驚不躁又如鄧林深鬱括蒼寒杳不可一望而盡韻

則大歷之前格取夔州以後而所謂樂府古質乎耶語不多而意厚頓使獻吉于鱗有尹邢瑜亮之感至其小詞婉妙置之稼軒少游輩誰復分睨睨喉舌恒山以南盧次榭騎霆叱斗然其所傳止幽鞠賦雖旨闕騷壇而花筆亦盡在是則何如吏部之賦庫東序富美百射淫神而炙胃也予鹿鹿出長安望蘆溝涔淖便如鏡湖台瀑上垂老復作馮唐喜南都山水清麗再欲一歌華表而闕邸報吏部果卽請休沐去交臂而卽誠言如此大英雄也自位峨眉積雪骨堅眼冷下視培塿萬綠不啻煮攬一汗釜中從此約精返照以自究其明正遠悠之事增一語不如減一語願以此語爲赫蹏而且致贈念雖且何以復我

王實甫西廂序

詩三百而蔽之以思何也思起於心而心不能出夫其有所憤悱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十

焉有所感歎焉有所呻吟焉而各隨其思之到欠以爲聲之工拙故曰思則得之國風精于思者也忽一語焉創之曰窈窕窈何解也窈何解也聞之乎見之乎抑有所本乎嗣後屈原得之曰要眇宋玉得之曰嫣然武帝得之曰遺世太史公得之曰放誕淵明得之曰閒情太白得之曰擲心賣眼少陵得之曰意遠態濃而思路如岷觴漸濫矣西廂譜元微之事凡數本俱可觀而王實甫獨登峯造極凡曲皆生首而廂獨首鄭及鶯以爲有天姥之教而後發塗山之歌誨子夜之造也不從老陰少陰生耦則無以起奇也兒女之情千曲萬曲非厭襲可嘔卽辰幻不情間有文章綜錯不過山異海肴斷不能出梁肉之上蓋味至梁肉所謂無以尙之是造物者設味之極思也此書何以異此思起于佛殿終于草橋旣至草橋亦可罷得而無已之求實甫實有以侈之然觀其詞章變化

高妙入聖通神上至九天下至九淵而終不出其位或者實甫身
有此事而借微之以極其思未可知也雖然思之既得又不如其
未得就懂而後賴有夢思善讀西廂者把臂入林只當以酒澆之
躍起三尺曰天壤之間乃有實甫

姚永言游笥序

秀灑所結山水與文人共持之山靈欲函文人其言曰吾不暱就
子而來飽子醉子足矣文人曰而賈也我商也我一見子卽挾子
而行當剝子之貌摘子之神奪子之趣販鬻于好事臥游之輩而
且奈我之不律何於是邗史姚永言約醉李曹允大爲吳越之游
置游笥笥者函之之謂也游始于西湖而西湖遂從永言歸邗水
子昔手西湖之圖按西湖之志欲據而有之而所謂水光山妙權
實卽離常跳擲于圖誌之外崛彊而不肯俛首今讀永言詩曰石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五
十一
石點曰泉泉湧曰洞洞飭曰巖巖立如羊之聽鞭而錢之就串者
何笥之能收拾無餘也永言夙世開明天都苗種望其眉宇皆濕
雲蒼翠而虹腸纏劍木氣灰空又于感懷弔古飛升禪悅之間大
有領會故其所爲題咏冲冷入宜其笥之口哆而腹枵矣一渡
錢塘金庭雪竇智師諾叵羅之奇坐于青萬青而遠人以事促永
言暫還山靈謂此史大不耐事向吾示之以筍鞞耳便饒舌至此
嘗試與之再來而今未可也

猿聲集序

巴東二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此若谷先生託爲猿聲者也
先生中人疴霧毒謫五溪幾隣囊鮓而今得龍躍鳳鳴于聖人之
世哀定思哀而聲始出以予審之先生心空界遠眸飽眼甘度摩
天之嶺過屏錦之山入玉華之洞其往也聚糧其歸也如負寶無

所謂慄慄胸懼如哀腸之欲隘也然而哀亦有之哀靈修之窘步也哀落英之冉冉也哀羣蛾之狂撲也不則其弔汨沙而思銅柱也不則其些國殤譜戍苦歎雞占箐伏之民爲羅施犴狔所魚肉也顧先生之哀也終不敵其喜遇石鐘而壽鉤上庾樓而月靜泛赤壁而鶴橫搗鸚鵡之鼓舉岳陽之杯聽湘靈之瑟吞雲夢之烟續桃源之榜攀綠蘿之絲咏陶而陶和蘇而蘇擬杜而杜似乎笑口舒眉筆飛楮動一往歡然不必其予環之日也又惡在其爲哀也然而青袍芒屨荷戈百舍割妻子友朋之聚而入夜郎魑魅之羣則雖欲弗哀又焉得而弗哀語不云乎詩窮則工人窮則韻則先生之哀正所以成先生之喜也湯養仍演盧生若只邊功河功出將入相亦何多味趣今之了無災難食羔帳煖唱和于金門紫闥之上者豈少若而人然其言山言水不幾于鵝鶩喧雜亂我心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七

曲也乎哉猿聲聞而集乃著矣

深柳齋三集序

說者謂今日無詩非無詩也夫人而有詩也夫人而有詩皆入其人之詩而無其詩也今日主上未遑于詩學此下自公卿至童子羽衲卽無有不言詩者豈惟言詩帙矣刻矣播矣傳矣進則爲帝而謁則爲賁也然而望之無詩也何也色不易倩自以爲倩者未嘗卽其影也有假靈之派有假澹之派有假澹之派有詞賦之派有道學之派近日又有時文之派無以焉之所則不新無經句書語則不巧此其賦質命胎原無此道萬不得已左屈右支以託于衆各號曰詩而詩之道于此乎大苦豫章徐若谷先生戔冠嶽嶽正氣雄文隻翼于古偶以所爲詩見示且冲其志謙其詞若謂王生可以商兌者及讀其深柳齋三集無高不潔無古不妍無範不

園無情不盡有才而不用才之一路有資而不用資之一分有學而不用學之一字似于線灰絲跡之中獨舒隔石繚龍之手又于熱頂殺喉之際忽投返精奪舍之香吾極愛其五言古此少陵摹十九首而縱橫之者也吾又愛其五言律此岑劉王孟所衣冠也吾又愛其七言近體則北地信陽歷下兪州所窘步而輸心者也大都法老筆蒼工深力厚紛披灑淅潑墨具有詩意可謂蓋代之能手矣江餘劉大司馬過客署言及先生吾東家邱也實未嘗詩想在夜郎之後大作伎倆予笑曰此老柳生于肘矣其連拱九成圖寸高尺蓋不知幾歲月也江餘曰鸚鵡語方知予向也三眠而三起今當與之爭席矣

殘草序

水廷尉小集有客鬼至虎視玉山一坐掩映問誰何氏乃治粟將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十三

軍李如初也明日以所著殘草投示滔滔屬屬之致多了慘惻湫瀆其感懷託贈賦物紀游別有生面老手以發其沉雄牢頓又何競病之多奇也將自吉甫卻縠以儒文起家延至投壺嘯咏銷干戈于俎豆之間而武穆先生滿江一詞血水飛立幾欲踰扁賀蘭張睢陽殺妾掘鼠之際戰苦雲深壯吟憤律夏夏乎出金石之表此皆氣不止而聲隨之如初胃中吞八九而貯百萬手蓮華之劍射月如鉤吾欲其肘斗大印橫行匈奴中標柱勒銘以歸方赴柏梁之會則此草爲檄凱之首未可自位于殘也

偶居集序

妍花媚葉灼灼盈盈小在膽瓶大寄彫榭非不可以憐目也亡何瞬過萎乾不足以當一帶至甦甦古柏切鐵溜銅氣意蒼凝手脚槎放朴至之極眞標奕然風爲之裁月爲之華久特聞於古上其

託根者異耳學人腹餽爛帖括二千篇逢年糊氏覲爲已有技盡
矣卽一瓊牘羽吟不知從何處磨緝此非父師之罪也悞在功令
長老子孫不敢破非常之原耳然而豪傑之士陸梁跳跌恥一字
不出於己命一筆欲高於人讀今人未見之書行古人未到之路
淵囓其心木雞其守靈鬪其舌岵虎其睛於是命古而古命今而
今命文而文命什而什潢養莽滔播騰鼓翁而後爲合喙鳴鳴喙
合則山陰鍾百里使君之偶居集是也大凡讀書之人生於鼎盛
則虛生於困貧則實不幸少利則淺幸而晚達則深酒肉昏神縮
羅軟骨談突廢時佚游短知故富不如貧敲磚蚤擲手不觸書譽
笑沓來是我卽妙惡趣日濃磨光不透故少不如晚更人家有缺
陷之事或以孝哀或以忠激或以節苦道理切磋心性動忍此又
疾疾玉成篤篤愛豪傑之處不可不感天公使君十歲而孤五十而
木之長以此讀偶居集爲之一快

蔡漢逸梅花詩序

花事多矣惟梅花見天地之心何也似謂五行爲體一陽稟氣人
但知其魁於春首而不知其父在子先蓋天地之心從堅凝寒沍
之中發而爲和絢爛乃早故太羨乎酒惟凍士所嗽而富貴淫軟
之夫不許著一夢也固陵蔡漢逸稱獨行高品家貧力學滅火更
炊踴踴涼涼自食其力而所抄讀亦幾遍鄴架呼其同咏之友作
楓社又從吳江冷落處想至孤山乃於歲暮盤瓶雪牀縮鐵之際

織梅花詩三十首備極楚致予馮唐起部再鎮潯陽泊舟牛渚之下漢逸學袁宏朗誦其作子聽之以爲此心咏非詩咏也觀大士密祕在色聲香味觸法梅得此詩而梅心始露焉得不謂之心咏時李青蓮在采石座上清風白月共聞此言古今人不甚相遠咸曰正爾是

閩齋詩稿序

予繕起部園復壯頰其堂曰醉衣而聯有若論詩人還我部之句晉陵楊升芝給諫戲欲分之卽何不還拾遺一時白下遞爲佳語旣而給諫以其閩齋稿見教揭函一射萬丈焰芒眞拾遺也杜乃三百篇後一人國朝以似續而爭其座位者不啻數十氏乃弇州以爲孫華容得其肉謝東郡得其貌王華州得其一支而鄭閩州得其骨唯李北郡具體而微予自笑得其撰而翻覆吟咏給諫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五

詩則得其性者也杜自言爲佳句耽癖其實鄰於癖而不居老更凌雲江河萬古癖乎否也掣鯨馭虎方駕屈宋癖乎否也別裁僞體轉益多師癖乎否也夫詩與文不同文有累言之而不盡者詩則一字之落聲到界破文有一言之而卽盡者詩則一聲之轉許去境存共題一江山共咏一花鳥共寫一懷抱共贈一友人有我言之而不妙伊衝口而卽工此尙可於言語文字中求之乎則所謂性之也杜本性生而晚律益細所以隻隻無前自負必果亦自知其性之高絕無待後人尊之耳今給諫詩提青結水汰味洗空先之以新異繼之以澗恬終之以奧噩讀其述懷可以對付遣悶讀其秋歸可以對付吹笛讀其靈洞紀游可以對付灑灑草堂讀其詛魃快雨薦墓黃河諸作可以對付發秦州玉華宮石櫃閣讀其鳥語可以對付垂老別讀其愜亡可以對付入哀讀其蚤朝元

日可以對付退朝口號蓋剗靈鑿秀之手惟自不同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崑崙之上有開明之府其圃之門四照不夜是名曰闔給諫而且齋之遂又詩之或謂此耳

何龍友先生詩集序

三王之祭先河而後海說者謂天漢之源長水一位是故其貌武而心毅而吾獨謂其氣不可迫犯想蒲昌初注金蛇倒瀆一瀉於徒駭馬頰之後誰敢得而涸涿之豈惟論河凡係神物俱先氣至松栢有松栢之氣鍾鼎有鍾鼎之氣游人賞士一見而魄爲所奪不知自也吾欲以此觀香山何龍友先生之詩龍友瓠肥龜腹休休兀兀其行如坐其笑如春其愛人敬人如不足其飲如裴宏泰自杯勺至觥船不謝吾未曾見古人驟交龍友一揖卽知是韓富歐陽之相余以老鄭虔出都輒喚韓月峰醉予報國寺松下納數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七

詩汗篋上而別質明過涿鹿讀之幾欲帛裂驟脊因思白溝滹水猶欲搏觸蘄恒矧四瀆之精流駛竹箭一曲千里者乎近日操管家譚詩萃鈇於法裁削棘於品格夢詭於澹予刀圭於韻字閃條逃寄無可奈何而詩道遂大苦至龍友爲之截斷衆流獨行浩氣無畏無疑觀其渾茫吐飲大口洪言夔州晚節雖自予以雄直欲掣醜碧海恐探氣評源未易先龍友而祭也王弇州謂天地之靈秀迫於海欲盡而乃爲嶺南饒奇宏麗羅浮增江之勝空青丹砂文犀瓊象沈水之香媚川之璣雕飾天下而近融其液爲詩文而得所謂孫賈五梁公實黎惟敬其人以予所知交則韓高郵張民部亦涓涓波綺宛在水中矣近與宗伯李伯襄朝夕白門往來唱和輒北望龍友有一葦之思然亦欲以滔滔南紀開神潤化者敵龍友且以伯襄先之而任也從而其後也

袁臨侯先生詩序

飲之趣有酒聲之趣有詩此二氏者不同族而同祖何以明其然也茹毛飲血不安其飽而思醉飛土逐肉不安其饗而作歌於是薪火遞傳青水層出酒之屬若而品詩之屬若而類遂至巧歷不能算而總之自趣昉也人不能酒其詩未必暢太白酒勝於詩故詩有酒氣少陵詩不忘酒故酒入詩神吾以此冷趣看世五年前忽又小草走長安雪夜晤大行袁臨侯目如巖電筋節矯束居然金翅秋鵬也曼倩玩世笑言啞啞善戲謔兮呼予痛飲予九攻之而能九守乃三戰之而自二北予乃目攝臨侯而臨侯爲御史子入國子馬上執鞭輒攏轡調笑移時乃去長安道上莫測也臨侯幼大墮不法又規乘人取忌借闖事鑄秩行行重行行子處白下而予又郎繕部移徽章其舍且職掌討予所主何事也予曰司空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五

七

見憤渾閑事則予之金臨侯不憚則又解之曰行人子羽修飾之聞者絕倒一日臨侯袖詩一帙過而教我予驚焉愧焉悔焉笑焉以爲人且包我而不我知也舟州論詩曰才曰格曰法曰品而吾獨曰一趣可以盡詩近日爲詩者強則峭峻豁刻弱則淺托淡乎診之不靈也嚼之無味也按之非顯也而臨侯遇境摠心感懷發語往往以激吐真至之情歸於雅舍和厚之旨不斧鑿而工不橐籥而化動以天機鳴以天籟此其趣勝也古之善飲者淳于髡其次陶元亮又其次蘇子瞻飲多亦趣飲少亦趣卽不飲亦趣若必由觥斝至盆盎至觔豕接牛喘眠井底而埋鍾下酒又何趣乎吾見臨侯之酒遇敵知難半逃於諧而謂其有飲之趣至其詩新彩異光不尙比擬另有遺世蕩蒙積涼望遠之意則趣真足以盡臨侯之詩而併可以盡臨侯之人矣

洞庭嚴氏家譜序

譜何昉其昉於作律者乎蓋王子觀於律而以己身中之悟縱橫之旨焉有姓來譜亦煩塞而歐蘇獨著李獻吉猶少其詳所自出吾謂獻吉之譜可師貞義公以下何嘗不榮也以今觀文石嚴先生之譜豈不侃侃而鑿鑿乎王子曰文石先生所作譜一舉而三善備焉曰慎而胥日理而嚴曰仁而勸平江路判官四十八公影祖耳以居洞庭爲始者影而形矣爲此說者疑確不可知而總之從海虞相國起見先生曰吾所可知者吾祖伯誠彰德公耳祖伯誠彰德公猶之乎空同之祖貞義也人笑郭崇韜迄今齒冷不具論惟鬼最信不謬非類今視他人之鬼而置其鬼他之鬼不敢食而已之鬼且爭食爭則不權不權則不食不食則餒此不肖之子孫狗豕亡識以禍其先者也今嚴氏之食何權也故曰慎而胥世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五

六

之薄也身之外卽傍分愈分而愈遠狂子弟醉吮據上坐或走先其尊長五服懿親歲時不相接至老死未識貌容此於同水木何居也又或蛉附寄生視僕隸之產爲疎密無貴賤竄聞之別自此譜一出而嚴氏有倫有叙町畦明樊圃立誰得而好之故曰理而嚴澆惡相尋富者干鍾貧者不飽一菽他雞馬博塞贈捐無論出財與兄弟銖絲不假借兩富攘冠兩貧斷骨而或魚懶羊貪心盲目白又鼠牙雀角一姓之訟十年不解觀斯譜也則有敦睦同卹耻廉惻怛學苦勞儉一體一氣之思焉故曰仁而勸高皇帝以律治天下名爲大誥詔家藏一本得寡其過以曠減等嚴氏之譜卽嚴氏之律也令子若孫各手一帙使之盤盂几席之近饋享吉凶之故有所仰瞻焉有所寅顧焉而又有所屬聯焉三綱以明五典以正卽公此譜式萬姓鼓吹休明用弼維皇之大誥其誰曰不然

而文石公之功寧在洞庭嚴氏已乎哉

天隱子遺稿序

自弇州挾歷下鞭馭盱衡海內後先才子俱上贊貢而所不能致者會稽徐文長臨川湯若士其鄉則嚴毅之先生云然弇州心儀先生不過望有素封某子甲函盛幣乞弇州碑不可得得先生狀乃躍然許之以此知其不過望而心儀甚也先生家洞庭之澗不知城闌顯何字自署天隱子言其隱以天也既席祖遺不問家人產兀坐一室矢作蠹魚走古書竹素間自蒼頡所孕生之字無不覽也無不狎也以故智藏萬卷落筆風雨飛行予貫不可測禦賦壓三都詩高大曆有所觸吟皆得其情境而止卽其贈述生死之文其言不溢一字真所稱布帛梁肉豐玉饑穀非近日剽飾之儒所可望萬一也而吾竊欲儀圖先生慧心藻筆似得湖山之助居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十九

多觀其邃窈幽沉無景可迹是靈威丈人所探林屋狹圻之天也而其斗壁之勢鉤戰鼓匿是石公踞齒與崩浪相呼擊也銳筆揮空俯凌突絕是縹緲之瞰莫釐諸峰也魄張氣浩萬頃渾茫是具區之霽秋一碧也至其煌英輝麗繡簇錦生則火齊丹珠緣苞翠羽映蔽花山綺里之地也大都天授清通書緣濃結旣無蠅頭蝸角之分又無塵雜諍囂之澗是以思路雲翔墨池秀遠得遂其千秋自命造物私之獨隱乎哉天旣隱先生先生亦欲自隱凡有著作卽語名山至先生子仲仁稍稍出枕中之寶爲之編次較整而厥孫汝茂汝泰乃授之雕幾以公海宇而先生之全豹乃出若使神宗時蚤見此書弇州之駕豈能先教之而驅哉是可以序先生

矣

彈琴者在甲肉絃徽之會而聲自出然問之甲肉絃徽無聲也詩之爲道大類於此情境所觸語言文字不足以盡之而盡之於一二韻語第語在韻先韻從觸發詩乃佳耳古邗鄭超宗負凌天之翼空視海下其爲沸澗者不啻蚊響又能讀異書發異想交異人踏山浮水游都歷國皆欲取其精英以供藻筆所爲今文古文具稱蓋代而其詩復濶空孤詣容與澹涵不樂人選而自選意謂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不知詩者不選我旣苦選我又更苦超宗待天下人亦大不優矣試以此說示姚承言有共相啞啞者哉

應天癸酉鄉試武舉錄序

代

今上癸酉應天鹿鳴之後復當鷹揚舉士直指遲公以壯猷元老一經而一緯之乃集七郡良家子材官世胄併學使者所錄矜士咸集姑就黃山采石之間庶庶矯矯銚何耀也試之日遵上制試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五

三

力試拳勇試技擊馬步矢具如格再問方畧可否而檄不佞某以李官典厥事鎖闈竟日拔其尤者數十人以貢於司馬不佞當序首簡則有窺於上之神武爲不可幾及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奴插交証盜賊四起叛卒梟噬薄海內外猶蒙祖宗世澤莫若覆孟乃上不以爲安而以爲危日蒿日有蹙聞鼓鞞而拊髀長太息也向來右文上躡之右武邊事債文吏立逮而武夫或得寬原妄一罪弁取巡方之笞上謂左忤立摘使者甚至謂引繩批根短後衣逐憲長故事武大科僅得比孝廉而今臚唱宴饗特命重臣主之賜袍甲儀樂送狀元及第恩榮與進士同至謁選需次母許少滯抑見大吏不得頭搶地體貌一如文吏遂使麤官袞於清省上式蛙買駿之意所以致盪爾諸士氣義亦何其曲悉而擘且篤也上又以技勇不効黜主者若而人獻疑者曰奈何缶心

知鼎血氣爲不知上意以爲心知無益盡空谷也縣官賴爾曹備
緩急爾曹且以裘帶唾壺吟弄風月爲事託之乎敦詩書卽不肯
爲貌虎而鸞鳳是學作此噦噦平時跨怒馬繡蹠天吳金僕姑緣
沉是飾抵掌借箸往往自予以雄口薄都下俱咋指閉門易市而
陳面若土鴉何取武成二三策哉自骨打孽裔抗顏以來卽無能
一塘其鋒矧云鞭撻至今讀史家咏踏破賀蘭滿江紅詞涕沾沾
下而兀术訇訇轅門僅於優鮑演斬王席上一吐華夏之氣凡有
血氣卽有心知又何待上命而始羞中國之無男子也金陵諸郡
係高皇帝豐芑之地帶江枕海稱東南半壁衝則四戰險則偏安
高皇帝以弓劍彈壓其間玉帛一統必無窺伺之患而說者以爲
遠慮尙稽近憂孔棘萑苻聚冓山藪藏疾探丸舟接孟河樂貨馬
悲祁績爾諸士念及粉榆亦旣髮指背裂思得一當以保墓廬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三

不聞之乎國恤鄉愁皆一體也今試武武式試文文式韎韐諸君
子駸駸乎超距入都目覩聖天子龍光矣願以一腔熱血灑之疆
場爲國家雪百萬生靈十餘年痛心疾首之恨受命忘家宿野忘
親援枹忘身不爭客氣而爭真氣不用塵心而用實心則上之觀
人洞於觀火通侯斗印且將旦暮遇之是心知之勇較之血氣更
倍萬萬上亦何嘗必用翹關索鐵之輩學一人敵爲也

唐詩紀事序

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專則言不傳漢之策晉
之平唐之詩宋之學元之曲明之小題皆必傳之言也唐詩更爲
功令之首上以此取士下以此立名故其精神獨注祖孫父子兄
弟朋友自相模範切磋宜其言之獨工矣然詩非他也卽三百篇
之薪火也善作詩者必起於知詩善知詩者必起於知人嶧山夫

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其讀小弁雲漢等詩俱因人以知其事而意志逆之言外所以孟子之文疎爽而條暢善於形容此事卽言不聲偶未嘗不詩也未臨卽計有功宦車生耳勝游已遍自謂老矣無所用心取唐詩姓氏一千一百五十餘家臚列其人悉傳其事使後之讀詩者恍然如見三百年中之鬚眉媿惡此亦唐詩中之軒鏡禹圖矣海虞毛子晉博雅君子無古不探者復以有功所紀較其訛似而精整付之雕幾夫前人精神所寄後賢皆宜繼其志而續章之則今人不見古人焉得此恨與哉

賀仲來詩集序

余譚詩垂四十年見風氣日殊在昔操觚著詠祖初盛而宗嘉隆如大官牢醴饗者屬賢不失漢威儀近則南風不競家玉川而戶才江尖織淺露鵠形菜色黃口易以登壇枵腹倖而藏拙蓋年來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三

習俗漓薄菑芬並至識者有文運之嗟匪曰無關於小技也一日丹陽賀仲來文學過余出其游覽諸體如冶城西冷三湘八桂弔古紀勝覺肘後飄飄僊舉嶽述則郊祀房中之嫡派惆悵則江州長恨之優孟君蓋融液漢魏初盛而清真峭邃時出心性語則又踞晚唐而近操南音者之所詭喜也畱曹無甚事謁接應時讀此如服清涼劑又若以身游洞庭君山問水波葉脫鴈聲漁火時云君家世不乏賢彥先以儒宗國寶以問雅四明狂客以辭不停筆當代更盛仲來以儒業修古不墜厥緒將來維持氣運不獨矜五字長城也吾老矣後生可畏惟仲來可與言詩而豈徒哉

水署閒吟序

夏陽鎮南北腰膺之妙地自北而南者苦大陸之溲渤於此得舟得魚得筍得南酒自南而北者定天塹之驚魂於此得听得驢得

藉得北麩治河使者兼收而並蓄之無外吏擊蹠之卑無巡方疑怨之苦不耐之客不必踰垣所歡之交但移寸步歸則閉門讀書飲奕雖南面王之樂何以易此然而不樂也土漢不足以當甲兵樓雉不足以成睥睨一蟻穿堤問使者客舟禦掠問使者權舟澁減問使者滯問使者官舟否塞問使者客舟禦掠問使者權舟澁減問使者則當年樂而近時不樂也至南屏趙使君能以不樂爲樂能以不樂爲樂者何蓋先天下之憂而憂故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讀河上紀畧不樂甚矣有河上紀畧而後得有水署閒吟所謂能轉不樂爲樂者也使君詩豪雋疎飄道逸峭上大都張公之棗大谷之梨如入口風甘吾亦工部也不須用何遜杜陵爲伎既有南屏使君又有載晨爲之子而錢大年爲之情此一吟也樂哉吟矣

十錯認春燈謎記序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五

臨川清遠道人自泥天竈取日膏月汁烘燒五色之霞絕不肯俯齊州掄烟片點於是四夢熟而膾炙四天之下四天之下遂競與傳其薪而乞其火遞相夢夢凌夷至胡柴白棍竄塞眯哭其中竟不以影質溺則亦大可咤矣道人去廿餘年而皖有眉隱山樵出蚤慧蚤髯復蚤貴肺肝錦洞靈識犀通奧簡徧探大書獨括曾以文魁髮燥表壓會場奉使極旗亭郵道之踪補袞益山龍穀藻之美著作建明別有顛尾時命偶謬丁遇人疴觸忌招譽涓涇倒置遂放意歸曰白眼寄傲只於桃花扇影之下顧曲辯搗一日拍案大叫以爲天下事有何經正萬車載鬼悉黎邱耳乃不諧舊聞妄舒臆舌割雷晴裡布架空中甫閱月而春燈謎記就亦不減擊鉢之敏矣中有十錯認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倫物上下無不認也無不錯也文筍鬪縫巧軸轉關石破天來峰窮境出擬

事旣以瞻貼集唐若出前緣爲子監優兩夕千人萬人俱大歡喜
或痴其神或悸其魄或顛其首或逆其淚真有此學官之兒真有
此安撫之女奪舍離魂飛頭易面亦可謂偃師般僮之最狡極儉
智矣然子斷之兩言而止天下無可認真而惟情可認真天下無
有當錯而惟文章不可不錯情可認真此相如孟光之所以一打
而中也文章不可不錯則山樵花筆之所以參伍而綜也作易者
其有憂心乎山樵之鑄錯也續道人之殘夢也夢嚴出世錯寬出
世至夢與錯交行於世以爲世固當然而天下事豈可問哉

馬訥齋詩稿序

馬侍御之令吾山陰也昔人所謂日噉升米不飲酒以治行高第
入西臺敢言直槩一時震凜班行持斧西蜀殲巨魁功在景鐘亡
何以宅誤累及歸歷陽逍遙詩酒間哀其游宦所至覽勝酬荅得

乾坤正氣集

卷五五

五

詩如千卷但以訥齋稿行蓋公所自號也夫有道之世昌言危言
卽寓褒誅於詞章無所忌諱公之以訥名集其深之乎藏用也余
嘗以古相擬其沈深閎奧似揚雄其爲朝廷出讜論定大計如周
昌其貞忠見諒於主上更建奇功尙未能大用亦似文章今天子
歎不同時而困躓孤憤之韓非其爲詩也溫裕清和得風雅之旨
大似陶元亮謫居以來不以放逐自懊感慨牢騷所詠多山川風
月匡時戀主之致又屈宋輩所不能髣髴其曠懷也夫古今遷客
逐臣氣少和平長沙弔古者貽誚于術疎耳熱鳴者招尤於怨
望公神游天際胸括物外星斗昭回天空不滓雷破柱而不驚水
虛舟而任觸一觴一脉脫畧跌宕洋洋盛世之音豈升沉枯菀之
足櫻其襟邪今苦肉支床攀栢廢我未遑預助勦事天子一日思
忠孝骨鯁之臣追鋒脂轄侍從賡歌與天下同憂樂以詩編爲無

逸爲幽風爲卷阿余不敢復擬以其倫也

鍾山獻序

三百篇多婦人女子卉木楊柳黃鳥草蟲無不播之詩歌以爲得性情之正漢魏以後秦嘉封械以贈偶蘇蕙織錦以寄夫詠絮標靈於朗秀頌椒著慧於才誠至明而稱絕響矣若楊文憲夫人雁羽滇池離懷酸楚玉臺粧鏡間指不多倂近吳越中稍有名媛篇什行者人寶如昭華琬琰使閨閣聲名駕藁砧而上之茅止生氏以徵辟入史局尋從戎提數萬師塞上以及明珠蕙苴行吟閩海則其內子宛叔長縑短詠樓上陌頭無不若吹羌篴度胡拍而製寒衣止生題而行之以爲原本三百篇而神情欲仙殆阿母地呼而玉皇案前物邪夫苧蘿一女子才調無聞千載下猶能與后妃分庭現靈於牛丞相豈非神物不朽婺星一點常明哉鍾山之陽乾坤正氣集

卷五

三

燭龍銜照瑤谿赤听皆靈境也而宛叔寔產於建業之鍾山經所稱女子獻者以爲楊氏前身何媿焉

沈文端公綸屏奏稿序

臨朐太史馮用韞曰國家權臣不可有而重臣不可無當江陵持秉時權三而重七及其敗也帝漸壯防簡跋扈遂盡收閣臣之權浸假至長洲太倉激水率用將順敬謹不言溫室樹而以模稜行容容之意是時閣臣之重猶三迨宮中府中儼面而視帝倦於勤一切糾繩之揭不省不報於是言利之小人得行其志而中央之人爲政帝於閣臣畜之而已矣當是時蒙面具官託言不可慙不可磯激帝有所批荅卽從內降趨閣亟票不得竄隻字居綸屏者數記室耳而重之一字掃絕矣賴晉中王山陰抗疏拂袖去一經九鼎而閣臣之重隱然有不可則止之義未幾而歸德相公沈文

端出几几徐徐侃侃諤諤其爲庶常也新鄭器之而江陵憚之笑
比河清望如雞木帝在左个公爲講官音旨洪亮辭意明懇帝改
容而傾聽焉旣晉大宗伯毅然以興禮教正風俗削浮薄黜譎詭
爲己任宜麻之後陞見恭陳謝悃以勿欺二字爲贊屢疏請賜燕
見得盡言天下利病屢疏請罷鑛稅屢疏請補大僚及缺官屢疏
辭典試屢疏因天變陳言屢疏乞休屢疏救咸陽令宋時際屢疏
救言官曹學程以至甦商累有揭阻催積逋有揭分首輔之諂有
揭催定國本有揭言必繇衷語必盡正上不踟躕於天威下不胡
尾於夾輔無委曲射影之思無譸張麻沸之態讀其奏稿懇欵繁
切賈太傅陸宣公之後所僅見者矣公旣以昌言見忌復又以懇
直見擠宵小集苑遂起而乘墉以攻公妄一妖男子布書于帝怒
乃大口如箕織羅多事欲置公於不測賴帝聖明知公有素一切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五

不問而放公歸公出都之日邏卒猶磨礪以需而公視之如疾風
暴雨也當是時子待罪姑孰入計與公無生平交而悉公之顛末
愧不能以小臣上章救公而公歸去之日子不及知公所爲矣逾
三十年而子小草復出與公之間孫試同起部德業相勉出入相
友出公之綸扉奏稿相示予不辭而以童年所覩記者叙之今夫
三危之露不可以急暘千里之尊不可以救饑而所謂獲炙熊蒸
魚鮓蟻臠不可以長腴人生所急需者水穀肉魚而已讀公之奏
議與篇奇字不着於目博徵僻引不苦於心旣得告君之體亦爲
經世之文典謨訓誥坦衷質直此誠所謂水穀肉魚也水穀肉魚
可以處常可以應變公感時觸事一疏內云亂生不同有逆而亂
者有憤而亂者憤而不已則變而爲逆今日義興瀨水桐城在在
告叛有不如公之言者乎惜哉神廟時不得竟公之用而公之言

猶在水穀肉魚卽可以爲藥石矣起部公其亟進今上爲乙夜之覽無錚而退遜庶幾知皇祖朝有社稷重臣其言不朽如此以爲黃髮赤心之勸

季叔房詩序

今天下之詩出進賢冠者什六出山中野衲者什三而側注先生處其一然側注先生實無詩也衡宇不揚精魄不聚足趾不廣帖括橫其胸中口喃喃未暇能以時氣發古心否子將老矣復于役蕪關季叔房褒袖廷見出一帙代雉正在箕會頭屑頷之不省叔房踏步而去意謂關使者浪得名大僮父耳亡何雪片如掌燒燭引魯視其帙未三行急跡之則將束裝渡江矣余於是三頓首謝過締盟去適豫章宮允李太虛過我問日下異人則以叔房對太虛又急逆之聘歸盡以其龍沙鶩閣瀑布雲屏金輪鐵峽粘天截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七

漢之勝餉贈叔房而叔房之詩道益大進未幾子又領江州節鎮太虛叔房數相過過則下榻彌月叔房飲如裴宏泰于定國至多多許則益詳整可愛乃市螺蟹斗酒索子序序曰自古言詩人者詩從人出也果其人而詩也卽欠申笑噫韻趣溢流果其人不詩卽拈斷枯鬚瀝乾心汁非不聲偶五七而土鼓不響蠟渣何味叔房胎賦翹奪萬夫筆採翳鳥之毛墨服囊菴之膽學得風母之杖靈徹歸終之知不獨詩高大歷而所戲爲小詞軟曲雖美成山谷蘇大秦少亦當解頤遜首我明秀才盧次樞謝茂秦恐不能屈叔房於槃匱之坐矣叔房更饒爲古文詞而八股一途皆以鐘鼎綠烟埋泉斷劔不欵不識不孚不理創意爲之異日弋獲必不容在木天然木天中著一叔房庶祿閣火青纔有光焰得無怡然不屑乎所著近稿具在海內橫目者有人以予爲阿私所好則請罰黃

龍一雙以代饕餮螺蟹之過而豈其然乎

王大蘇先生詩草序

董元宰先輩與予論畫有生動之趣者便好不必入鳥一水口山頭不生不動便不須著眼予謂此說可以論詩蓋生動者自然之妙也孩兒出殼聲笑宛怡若塑羅漢第工極巧究竟土坯木梗耳唐人之詩韻流趣盎亦只開口自然莫強於今日之詩元深白淺法度文章何如捏作要不過惡墨汁之圖傳也行人王大蘇使過潯陽望其眉額卽有詩意少飲敵荷盡籠華子岡麻源谷之雲撒爲碧唾無論其他卽數十莖鬚飄松拂柳有百尺爲形千尺爲勢之氣所著有蓬草鬪草梁苑草雪江草近草皆自詩自序序則簡率高真韻致適上句容族少宰夏明過我一手之而不忍擲再觀其詩灑英爽發如食哀梨如騰峻坂如聽鳴泉絲肉漸近輞川在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壬

是矣因言吾家宗寶代愈生奇請以白馬丹雞結宗社於三千里之內少宰曰然請大行先蔽扶疎以執牛耳何似

語石居序

前世好僧因一念墮落罰宰官前世好官因一念墮落罰作和尚豈不對待也乎彭澤縣觀音閣長老法迦前世好官也所著心經解痛快直截乃以孟子解論語不以郭子解莊生也所作語石居詩大有禪凡權實之趣予昔泊舟虎丘山下夙起喚友人陸務滋沈叔賢書記劉文僮王端於將暎時走千人坐上一蘇不到觀其朝氣至點頭石偶推之三動四人驚惑而吾不欲以語人恐人不誠我不知人亦石耳比之於石猶其頑者生公說法千百大衆無點頭者石出補點何足恠也繇此類推人不堪語而寒山一片石堪語可以皮相之乎吾願迦公將詩作偈時對孤阜救此淪胥一

切哀苦永無屯難凡爾風雷龍鬼江內駢馬魚猪蝦軍驚史悉來
受記使此詩爲結想蜜教與準提等大放便事也仍乞迦公謝却
僧官使前生今世算子清楚更又大放便事迦公得無受想一笑
哉

吳誠先句香齋詩序

余納江州之節歸田園燕而猿鶴笑每想竹風梧月手一篇逸我
以老顧姓氏襍投筐匡稠濁避客如逃雨然安得素心人相與晨
夕邪誠先自墨離來以年誼辱過甫望眉宇而折其紫芝韻遠莫
名其器也子侄輩不揣採菱雪藕飲之小齋余半渡擊之脫巾席
地稍倣家蘭亭故事酒酣以其句香齋詩稿示教今之爲詩者寄
猥祝嘍非不薰脩極力而俗腸艾氣出胎可憎至讀誠先片語便
覺旣檀婆律猶不敢望天霞月露之鮮貴自有陽羨書生則香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完

九女子歛袂退矣雖然詩以聲教者也旣作無聲之詩又肯從香
結撰於耳何薄於鼻何親觀大士說法一切皆無請誠先下一轉
語曰黃蘗道人也得木樨之力則茲集也大國之芬伊始也余回
欲菜一館顏曰山香就時當以此詩置之水沉板上聽句與山關
亦大樂矣誠先何時再過我

潛園小草序

予昔跨蹇令茂陵入關未幾忽扇烏天半大青方突驚知是削成
也蓮掌秀蠹玉盆鬼擎移換萬態令我一顧一絕山自雪峰奔峨
眉而至太華高占五岳之霸故秦之血氣獨強其心智亦最悍車
鄰駟鐵以下可咏也民部韓二木架上見詩一集題曰秦聲讀未
數聯公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問誰撰擬民部笑曰秦人之
弟實爲此言予不覺其心遜口前如食哀梨惟恐其遠盡也旣而

天孺上公車取道白門過我癯然骨約似不勝五銖衣者而又和雅冲抑若靜雲春暖之及匿其所爲秦聲而以潛園小草見質豈有少於秦乎秦自李杜右丞迄崆同浚谷諸君子創天掘地立祖標宗天下莫敢衡視此已事之較著者也天孺用峻靈之資發元探之想語必宣心聲能破界奇縱娟妍法矍老恪具有椽大之筆而猶退居小草則將來之詣造當何極矣龍德用九其在重淵也聞有戛鉢之韻卽是其吟龍性好吟吟成乃飛去然則潛園之潛也伏強而力大天孺尺木之飛在旦夕乎

高安王氏宗譜序

日月互承謂之冒日月分列謂之明蓋吾讀高安王氏之譜觀其所述之冒而知其所作之明也必安公來獨城生二子曰碧泉曰野雲泉取杜崗謝榮山之子蘭秀爲嗣是爲謝氏之王雲取菟田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三

黃桂先之子爲嗣是爲黃氏之王黃氏之王數傳而有文讓公登狀元羅一峰榜擬疏改姓問之一峰一峰先生曰爲人後者爲之服示不忘也吾子有父在其稟命行之於是歸而謀之父號慎獨者慎獨公曰不可既承人之後而絕其祀不祥惟以黃氏祖族明其譜而兩傳之是爲兩得於是姓仍王卽無敢議改文讓公而後三登甲第五鄉薦七明經今侍御公一鶚持節按二吳澄清東南且半壁而庭桂森森列起未艾豈非野雲公之貽謀而慎獨公之孝義有以蒸發其瑞乎哉王子曰慎獨公之功更在野雲公上蓋野雲主生而慎獨主成者功不多一念而大天之於人也惡其薄更惡其欺有親父子兄弟如陌路不認識者慎獨之於王何其厚而於黃何其明皎然不欺則冒黃何害惻然不倍則終王何傷此所謂一念格天者也至於謝氏之王又令名叙卽多華冒不欲爲

崇韜則侍御公之識又遠出尋常萬萬矣茲一譜也雖冒而復明君子知其可傳也可師也

越游草序

西巖阮霞嶼吏部木容菁中闕瑒花裏之白鳳也天以此人降中和之山開百澗之運少年上第筮仕李婺州妙言香字落紙盡烟雲有越游草行世眉公叙之引猷中自失語曰幼學困經術壯仕困程書老則自廢此謂官下無詩然而不然霞嶼何嘗不時文何嘗不絮令卽遽除他日何嘗不可讀書豫章生七晝夜便欲參天曹公射獵不忘把卷粟賦有異則方圓並用揮絃數鴻何斯不應吏剖褰帷露冕一行折獄叙流一行品隲沈謝同異而以其勁力冲心發爲短長歌咏其寃譎珍錯如雙龍洞之晶氣萬象鬪寶其遂討窮誅如朝眞之誥曲不了大勝隔凡其妙活解願如石浪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三

輸江疊海其狡幻疑眩處如叱羊亂觸駕鹿耘田其瓊藻麗敷如華蓋之綠青乳滴老蝠傴舞其神巧之種生如松鬚虎草每合一丹可免五嶽洪水之患然而猶未得形至其詩若文必欲形至吏部芙蓉峰而已矣金華山盡萬片鴉飛獨聳芙蓉峰秀矜端儼正居羣幕下如狐偃顛頡趙犖等擁一重耳雖饑渴蓬累之間不衫不履自有晉公子在蓋天下惟清真獨貴望而得之所謂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也霞嶼方握銓管爲山巨源以人事君後拂袖辭鰲嶼歷三洲十島走千百由旬以還其麟車鶴背之本色將所得於游者益洪暢而此固游之前驅也是越以使君重越何光采甚哉

董蘇白蕉園詩集序

太白詩仙少陵詩聖定評乎曰文近聖詩近仙兩人皆詩人皆仙也何以知之兩人題咏俱有遺生破死之念但太白少而仙少陵

老而仙太白快而仙少陵苦而仙太白飛揚縹緲玉臺天闕而仙
少陵秉簡步虛洞府五岳而仙詩之眉目千萬人所共見者豈能
飭爲之說大方伯董鍊菴名噪三十年不識其面以予從大夫之
後子役星渚數與走匡廬三峽谷鳴布瀑之間班荆衍飲予常坐
其元氣中霏然可卽無論坦衷真至一望而親一親而厚卽其眉
衡骨法壓樸彝古大有蒼精入夢丹髓貫節之意予醉而戲之謂
解子之犀鑿釋子之鶴采頭上著一點籜冠誰謂非稷丘鮑靚之
似哉鍊菴笑曰固也吾每眠食不忘游仙吾家去此山宿春而到
旦夕結茆於九壘雲屏之際矣乃出其詩草數十種見教洪之憂
天憫世細之稱物導情出太白者什一出少陵者十九夔州之律
晚年更細飯類之容勞餘太損蓋公之質類無前而又仰拾俯取
左方右圓卷不釋手記必鐫心旣以江漢濯其胎神復以岳瀆縱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三

其耳目蚤沐敬亭之雲尋飯武夷之水燕磯牛首勝拾籃輿虎齒
黃箱奇探畫楫日觀雷首峻入元裾以至浮梅炎雪之鄉雲關玉
壘之嶠聖燈鬼彈之國鼻飲竹孕之邦莫不叱馭冷風澆漿酌土
宜其詩多異想筆有天工者矣公有雄文尙畱闕閣吟亦多物而
總之集曰蕉園予旣觸時忌刺促以歸而公方大用以奉潘版不
屑出楚山越水相憶實多曾許爲公叙詩因冗病久稽不敢造次
亦於蕉尾齋中輒舉數語以附于殘心拔翠之義不知能有當於
公否也

胡青蓮檀雪齋集序

胡直卿先生大集至而余方刈穫遂爲之言曰得時之稻莖葆長
桐穗如驥尾稱之重食之息也明興接宋觚之後青蒿無色於是
北地起而歷下翼之漢官復覩矣至奔猘執盟書俱充棟然其內

亦多食糠而肥於是劉子威農丈人輩又欲以玳玉海丹奪五穀之位而時人未之許也詩文至今日則荆棘纏交馬通災木家饗一帶人盡五沙而其道乃大惡此亦不以溺自照矣直卿胎清賦警才絕萬人其文力強上不啻舉海神之旌而抉羊侃之指也更把卷惜陰讐譌盈架天上赤綠之文人間蟲鳥之字無不刻目卽成呼來驅役以故有所吟著必湛入三元絃恢八極衆體備工新裁獨富摘歡洽之靈根發鈍遲之敬竅凡有聲音剪其百舌一騰楮墨便許千秋試覩其全篇莫不波輪風立嶽戰石飛斯亦學海之長鯨叢林之乳虎橫視而霸吞者矣而說者謂直卿奇奧之處澁步時多熬牙亦見不知艱淡之忌忌其詞也非忌其旨也道雖易簡獨不曰費而隱邪今之君子一領測注父坊刻而祖賢書此外氣墳鑿度視爲何物間或逢年木天惟衣鉢之課花銜苦押簿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三

之勞雖其授受世承而亦質品所限自吾目中所寓閩楚尚有幾人然求其削進棘猴廣通駁象字若鮮花之發露思同靜竹之參雲如我直卿者豈遂肯以鼓旗多讓哉今上畱神文史方陋傅粉大家日令君山待詔而願與相如同時當雲物甚美之會直卿舍香侍側何可不自斐然倘以此集獻乙夜之觀是必有移饌奪袍金蓮歸院之寵以食力田之報予且拭目以頌之不必俟揚雄之後再一揚雄而後知之世有此萬斛稻梁之鷓斯也哉直卿謙矣

涌山閣詩文集序

任城王曹彰能負太廟萬斤鍾而頓白象之鼻於地不敢動南梁羊侃執泗州十石人長八尺許對擊之俱碎又能直上壁七步橫蹋之得五跡此皆力之不可解者也世所自有神力總之曰風輪鳥以之走鰲以之戴犧以之經僊佛以之超世而支人才子以

之爲言語妙天下柴桑文燈巖使君天授明通高眉剔振而又付之以無畏之力雄剛強挾苦盡萬書囊子訪九壘雲屏耳噪其氏常跡之不可得旣子領江州之節巡徼登陴望去石林堂一座紫風翠簇雙劍倚出空表而使君甫魁馬長安止見其飛行公牘以爲此虎於文者未易才也已而李醉李子且穉鄰氓叨河潤遣猶子登三謁賀而涌山閣之集至山以涌名者匡阜走江如濤至此閣一涌不親履其地不知也觀其著述多所評駁古獄爲之反平老巢因而發覆可驚可怖可信可從不必踏萬仞之巔而自有震思天想人路莫攀者諸游記則安道腐肝于鱗呿舌石公捧心而溝晉之王郎第九見之狂走已也至讀其聲偶言言清上理乎瑟若皆崧山丹水之膏味韻悠悠又桂蠹梨醜之爽險奇幻出極鐵兩竹王之怪曲行幽冷罄盤羊穴鳥之勞咄咄精光不可迫視者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語

矣使君讀書古廬山寺千峯爭霸竟日雲喧氣色高寒人蟲兩絕以故得低其心氣研攻靜討於竹素版碑古人相對不語而語之中多所悟發也予昔浪游謬謂此山永無色界正堪參坐半世而使君生有清福已先家之且欲以之爲泛宅也將軍河曾未拈出子極愛其青坂白石泉如鵝摩徘徊久之不忍去而使君遂謂三壘猶在尹邢子極謂天池嚼蠟俗禿惱人而使君意復如是春秋自主誅賞不亂此其具有大識者哉夫大識者大力之母也今而後子不敢以窺牖之明謂天下盡無手眼游山談藝二大事將北面燈巖文使君矣

夏叔夏先生文集序

詩以窮工書因愁著定論乎曰非也文章有歡喜一途惟快士能取之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元亮子美子瞻吾家實甫皆快士也

其所落筆山水騰花烟霞割笑卽甚涕苦憤歎之中必有調諧俚舞之意蓋天稟原空則塵粘自脫卽能解快人不可多得矣天都夏叔夏快士之後身也毓靈於黃海降體於長淮游學於錢塘作秀於荆表而授徒於石門慈利之塾胸吞雲夢盪日月之兩丸脚踏天門看楚吳之萬動負無他好正好讀書其讀書也衣被寒飈灰中藏火晝抄夜較廢箸操錐一如甯越人休不休八臥不臥以故惠氏之車李氏之架陸氏之巢任氏之苑孟氏之窟俱積於叔夏一貧如沈之居平生氣節孤峻眼界縱橫堅忍饑寒不求不忤自試謁外不走翟公之門自學俸外不受胡奴之米自師事張西銘賀對揚兩先生外不題安石之版不讓茂宏之道能飲能奕能謔能歌所著有日出言忘憂草仍臺集帖雲集仍園詩畧易安居楚游詩皆遺興漫吟毫無勉飭表箋誌贈具見清真潔則淡月鳴

乾坤正氣集

卷五五五

三

蟬和則春波浴鷺詩口文心不取鉤棘而自然有夏玉椽金編珠買貝關膺鼓腹澗步揚衡之致所謂著體之衣葛裘便適家常之飯蔬筍皆香不須求足而自足者也教子義方不啻文字一以槐堂爲券取一以眉山爲鉢授而長公遂衰然先鳴季我大越爲斯文盟主亟掃鈴閣以迎杖履先生猶逡巡自嶽不屑就也夫歡喜種子在文章家爲亨機亨不止於昌後在養生家爲活機活不止於壽身謔菴於此中得少領趣何時面先生再請明証一商確未了乎哉

栢州遺烈册子序

咸恒者夫婦之道也在六五之繇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蓋貞乃婦之道而吉非婦之願也婦人吉則夫子凶也此言夫婦之小者也若夫大夫夫婦則乾坤之道也地道一挈而卽以妻道配

之又以臣道申之有常得主則夫婦之常也無成有終則夫婦之變也聖人言至夫婦之變而僅云無成有終則夫婦不當以節論而責任匪輕矣余嘗謂下宮之事公孫杵死之此但講易之恆者也程嬰抱孤匿山中卒大其後此真能講易之坤者也故妻道至恆而貞者至坤而始大閩巖柯太母蘇氏綺歲歸朴軒公廿四而寡刺腹一雛如碩果當斯際也一繆閉可以謝朴軒矣然何益乃公事而蘇太君毀割其容堅忍其憤爲公護一線之脉內嬰外侮啼寒苦餓皆一身辦之四十年如一日乃至衍大其裔至今日簪笏玉起子姓如椒繁實纍纍也此其功詎在程嬰下而說者猶然以栢舟咏之謂不二庭也不二庭直恆道耳豈所以語蘇太君也哉予少讀易竊以此旨論古今存孤之節婦至於哀言幽闈秀荒而錦黃雲則有煌煌天語在矣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三

祝氏事偶序

繇旬廣在四天之下至古今益寥廓更不相及人僅七尺生年不滿百大都視比比少所見多所怪也仲尼兄事子產趙衰輔讓胥臣聖賢重讀書何有我等子昔髮未燥有志爲徵事之學極服吾友阮孺平通籍後服吾師黃昭素前輩焦弱侯皆不減張華荀勗裴子野之博既而中廢里居得從吾師胡仲玉交好祝元美先生先生亮節高風拔塵岸立其於學也藏焉收焉游焉息焉便便其腹坐若洪鐘小叩之小應大叩之大應予每過之輒有吾家王儉之愧然而位不償名壽不符德人皆惜之生平作述甚號夥矚而遺書有祝氏事偶十四卷事偶而題之以祝氏者意謂此一家之言也夫偶之爲言同也天下事有故同有誤同有似同有小同大同終同將毋同而總之俱有對待則命之曰偶先生披閱之餘精

神所寄豈以此鬪美炫多乎蓋比擬有強記之功讀書有誘入之路持之有故則覈之必詳卽訂譌較儼不至問具敖而冒三豕斯亦教育本學之慈母導師也矣昔漢武擴獻書之勸一時闕下書積丘山宣帝立白虎觀召問五經同異博士弟子雲集雷鳴各據所得甚至河內女子亦來上書今天子崇獎實學剖格求賢使先生少假須臾以觀德化當必以安車元幣徵晉鸞坡而擁臯比截蒲流麥之英辨磬識鈔之輩俱出其門而取中秘大典一暢演之更且竟所未竟矣柰何鼓吹休明天不憖遺一老也雖然其書存則其人存先生蘭玉出林如筍異時事偶歸入皇家祝氏不得擅爲已有易名之事俱未可知也

林木道詩集序

味有厚薄非段成式之所知也天下之至味莫厚於水而酒茗次之酒多一粒茗多一柯耳譚詩亦然向嘗謂子瞻絕萬夫之稟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七

其擬杜而常欲敵杜至以杜詩繫之子瞻舌本幾啞已完而少陵之津方濫觴而未艾也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解杜者有百家竟不得其真攻杜者有百家竟不得其似則亦姑且俟之而孝廉林東方氏崛起仔肩以杜爲事臆府決撐口門爽濶心如靈照之珠筆乃胡旋之槳感懷卽事贈景投人若崩若興若幻若住浣花草閣韻有餘幽白帝鹽城律俱入老而東方氏方綺歲銳途光力過扶桑一丈使從茲成其變化則過都歷塊少陵前賢之畏更有疑也天水一耳盧鴻漸能知中令王荆公能知三峽而不知滋穴之水名曰神漢蘭椒遜臭醪醴辭甘此惟博於水者能淡於水讀東方氏之詩而以味求之是果能飲杜者哉

余昔令槐里道出野王過寧邑太行山下一黑子耳私謂此四戰之地蝗包山腹飛而食人五板土垣莫衛也頃者寇躡首豫幾逼而寧陷令及尉死之是時丞爲吳門岐山周公督運去小灘妻若子入管井以免歸見積骸殷潞乃大慟或勸之行謂狐狸晝嘯鬼夜哭公何戀此雞肋爲公曰吾行也與哉令戍尉害有丞在朝廷命吏也取篆鳴鐘集父老收拾殘喘聽約法日者之潰以城惡故速鑿渠丘之輒築之登登仍品穴其濠而誘覆之第囊瓦不用尹戍言雖城過百雉何益於是乎議守守之如何富以財貧以力力者主之而財者奴之一時踴躍超距者雲集而公以爲不可用也仍議募設鄉勇幾何人鹽勇幾何人授之堅銳教之擊刺又爲之摘冒汰羸休老鼓壯人人惟敵是求矣而又慮庚癸之呼沙籌之唱無暇求敵也乃議餉益畝不可仰屋不能事出倉卒乃矯命貸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三

郵賊勸義輸盡出其月廩星橐以及其內子之簪珥佐之曰何如沒於賊乎民大悅旣而容兵至公亟令逆之境上酌村堡之稍可支者共其不借且教之詞令若來勤王大庇我邑不腆一牛之犒不足抵弦高容兵相戒無譁入向使閉之城而又逃之野其禍有慘於受賊者兵去議巡警議鞭貫議獎同心十室之邑鳳鳴所共方有乘危以射利者而輕薄少矜強作解事喙長三尺目中何有一丞張仲景之醫不難外感而難內傷此則不佞在江州辦賊時同一啞藥之局已耳然而公得展其用者以一邑止一丞也向使令掣之尉又跼之公得有今日乎哉城甫備而賊又至凡五輪而五墨焉事急賴公事平不賴公矣公無金入長安地方重公而長安不以公重此有吾郡府參軍之遷也吾郡幕不能重公而郡則或能爲公重山稱臥龍爲干巖萬壑之長二千石以下得署居其

中者皆洞天福子且去公家僅五日公得嘯咏二年以酬萬死一生之苦公卽無所表見而文亡害亦何不可以重公公於寧爲丞又爲患難之丞吾所謂一丞可丞也公於吾郡爲幕又爲無事之幕幕亦不知若而人矣使公自匿不余示余併不知有公也公尙得以幕見哉吾郡何地而公以一事與隸人左是仍以甯治越也卿法我法得遷任城公猶幸矣故事衛幕視郡幕較薄然以朝廷用人之意測之則濟上爲軍國咽喉尺籍伍符參軍得以稽覈之顧朝廷未必知用公而又似知用公者則天之所以用公也濟上有公在吾何憂揭竿輩哉昔祖逖陶侃澄清節鎮名流于古然皆起自參軍今上立賢無方一言稱旨不惜畀薇垣之座以風勵天下公處囊之穎已著今官地俱得自見無謂世無喬琳其人者以刺史求刺於錄事也公生命屯蹇多所別歷四歲失怙五歲失恃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五

爲母姑所抱而又見背艱苦萬狀讀書不成乃譚兵說劍間關寒餓得入春明門以筆札之役受知戚畹周長公一見呼爲宗寶乃授之婚宦以至有今日讀公自序其生平真令人可涕可歎一飯不忘而報恩必篤者皆骨脊男兒之大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公年踰壯余舉此兩語贈公行矣

東坡養生集序

盈天地間皆生也蠕動者生天喬者亦生衆生之生與蠕動天喬者等蓋生而不知其生也知其生者首之聖賢次之豪傑以爲生者短而不生者長也是故雞以日出卽料理此生常恐一失其寶則不可復得西曇東孔柱下潦園以至龍門栗里少陵太白皆孜孜汲汲同講此生者也坡老出世靈奪無前之竅眼空不壞之輪散爲百東坡作儒作仙作佛作名臣作遷客作游俠作騷人畫師

作文章風流諸諍滑稽之韻士聚爲一東坡則刻刻作生計耳無
論其參悟濟度功貫三才解脫明通道包萬有卽最纖之事飲有
飲法食有食法睡有睡法行游消遣有行游消遣之法土宜調適
不燥不濡火候守中亦文亦武尊其生而養之者老髯亦無所不
用其極矣是故有嬉笑而無怒罵有感慨而無哀傷有踈曠而無
偪窄有把柄而無震盪有順受而無逆施燒豬熟爛剔齒亦佳柱
杖隨投曳脚俱妙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也此之謂能養生白下
王武丁甘貧高寄博古清真心盜琉璃神車碧落喜讀公書而掄
其趣旨者爲十二卷總之曰養生集以行於世意欲使井觀溷處
之輩蠲破其昏而節省其無涯之欲皆以有生之一日乞公少許
爲樂不至與蠕動爭夕天喬論年此亦老婆心切存當於坡公者
也不但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之謂智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罕

銓史紀名序

三代以前吏治無所懸絕卽漢唐宋來以小吏起家作三公者比
比有之高皇帝任官之初猶行古道而近日明經取士非舉業不
掄非科甲不貴妄一少年突取青紫臨政視事不知絜令爲何物
以故懷刷舞文者得闢其情而吏治乃大壞南北銓曹制度惟一
第北炎南冷有識之士不欲以身名之皎皎就濁世之溷溷常樂
南而鄙北何者利不爭趨則害不蒙冒與其攫利何若成名此南
曹掾史之初念卽有足嘉者矣今天子破格求賢虛衷詢事日者
一椽上書求免覲卽不難報可一男子伏闕稱旨而薇垣畫省之
席卽尊顯之矣儻諸掾史奉法循理水競篋運積小臣而爲大臣
焉知不三公如古初也維揚張某鳩茲陳某皆名家子讀書學劍
綽有凌雲之賦而抑其志於數馬循墻講讀律令此欲有實用之

品也所紀同事之名編年詳地垂之永永倘能盛德大業壽輝此
紀其視成均勒石又何以異哉

高故下詩集序

白能絲可讀詩詩不特不易工猶不易讀也詩出布衣者取韻什
九少讀冒伯塵詩喜其雋冷獨上旣讀柳陳父詩喜其優孟唐人
翩翩可愛旣讀葛震甫詩喜其朗滌空圓以爲布衣止此而垂老
得讀高故下之詩始憬然歎予矐之狹而予心之溝贅不洪也詩
者韻之道也兩大之中韻莫韻于山水五倫之內韻莫韻於朋友
故下誕長武林海門天目盪其兩九靈岫明湖快其千古而又稟
絕人之資負葢代之學吐氣捲綃挾指入壁家旣赤貧遭亦多難
而喜種梅調鶴喜揮劔撫絃喜徵歌買笑喜訪戴畱髡喜神仙佛
事而最喜交讀書之人與之素心朝夕所游荆襄吳粵唱和皆名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望

宿故其爲詩法老而格峭一有拈合妥麗泓晶如珠林積雪玉澗
飛流而曠遠澹兀不可一世則海上之寒山雲邊之夜火別自有
孤清處也詩有聲口一開卽得若復蘇援塑捏如何而詩則詩之
韻已去久矣吾以此得定故下之詩謂其韻在詩前耳故下原山
陰攜詩胎西渡而予向來不知若以禱祝討予又何辭于故下哉

劉雪湖梅譜序

天下有必傳之心無必傳之人何也心可以入萬世而人必不肯
出百年試擺列一世之人摘看之心卑者逐無涯高者命不朽誰
不鑿七竅而開四靈至百年之外其人與心俱血俱土也有熒然
一點如火之傳薪者無幾也不知莫大於聖直精神任之莫遠于
鬼直思慮通之天下未有至焉者而心爲至有至心斯天下有至
人也心不至則人不傳則天下無不傳之人而多有不傳之心也

山陰劉雪湖少時見王元章畫梅而悅之至忘寢食學之成遂負
笈買履走名山幽壑遍訪梅花之奇盡得其情態無日不吟無日
不畫遂不知老之將至始焉以元章畫繼焉以梅畫迄於今從心
所欲或以雪湖畫或不以雪湖畫脫神飛墨停三日而淋漓之
氣不止曾有廣文嚴某泛舟展視其圖值花蝶翩來依依數里許
又會畫倪中丞之壁越半載蜂食其華殆盡化則還天誠能動物
一之至也雪湖嘗告人曰畫梅以韻格勝夫韻在聲後格在局先
善歌善奕者可知而不可解即可解而又不可知雪湖直以梅知
之而以畫解之此其心之獨至千載而下有必傳者也著梅譜凡
再四刻俱爲好事者攜去性既孤高而家貧不能再刻無以應問
奇者予偶還里中訪雪湖山房則鶴鬢鬚背兩瞳子如碧照而神
甚王方高臥梅軒之下猶在杜機冥契間也出舊稿示予予爲刻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望

之於姑孰宜邸其詩卷稍爲次第餘悉仍之以昭厥志人共謂雪
湖得梅之趣而吾獨謂雪湖得梅之苦人徒欲傳雪湖之畫而吾
獨欲傳雪湖之心儻從此有如其歌奕之悟以至心而心傳焉則
是梅譜乃導師也

大司寇李若蒙先生詩文遺稿序

余同籍兄弟自帖括外能爲古詞者宛有睡菴渭有元象閩有石
倉甬東有啜墨閣茂苑有萬笏山房而李若蒙年兄獨建旂鼓稱
霸在洹水大伾之上人但言東南多文士不知西北出一畸人便
曼絕可當千百只以魏產論之如佺期懷慎元振諸公詎不能熊
采奕然此猶其後者耳補亡辨策高博淹通有如束皙其人否鑿
碧彫空倒天豎海有如莊周其吏否師烏規螺哭神歎鬼有如倉
頡其聖否人不論南北也文不在山川也若蒙承父一瓊屑榆作

粥嗟鬢飛絲矜貧自守日以讀書爲樂弱冠奪螯卽喜吟咏同學者竊訝之而若蒙益自慰甚不笑不足以爲道也旣登賢書以所著作不同榜王辰玉董元宰兩先生私相語曰顯處視月牖中窺日吾儕較若蒙僅作吳語耳已而捷南宮令聞喜出其穎粹爭并刀棘壁於蟋蟀閭廩之鄉所有題贈堂堂乎其蠡追姑洗而鼓搯密須也劇調弦子國雖極執掌而平輿浮弋之勝多所唱賡矣若蒙與余同待詔畱都把臂數四獨以治行高等入領清通之座出撫中州澤歸鴻鴈尋董漕督晉大司寇爭平反不可封事數十上大都求病免若蒙仕路亨怡似甚有津熱之境而其中實春雲秋水毫無沾滯依然寒儉一書生也天上樓成召若蒙去而所遺枕中遺秘令子民部君涕其舊游之地輯付剖人而問序於王子王子曰同籍晨星有皖城何相國如孤月獨朗相國亦謬以少微推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望

予因共把卷讀之見其指流暢其格雅溫其意和厚其度整詳有橫溢之才而斂之就法有深鬱之思而約之守中朱弦疏越之音陶匏素車之質太羹明水之味彬彬乎其漢官復覩大雅不羣也與哉今世牛妖虵異作萬軋之調吐澁詭之詞者家操一帙戶立一名者何止充棟然細探之中乾敗絮蠟愈嚼愈無旨也其視若蒙攄胸快意信手直書所得孰多邪民部君循循萬石而汪汪則千頃之波常欲手父書以想像若蒙若蒙有子矣

理寧錄序

山陰王季重曰湯若士之傳奇非場上之劇曲乃案頭之道書也李映碧之理錄非赭衣之絮令乃紗帽之新語也湯若士說鬼說夢化工之筆鬼夢俱變爲人李映碧說奸說盜化工之筆奸盜皆露其性然而湯若士之筆常刻刻故啼歎處多其意往往罵人搥

人而主於人人李映碧之筆常寬寬故笑舞處多其意往往博人
救人而主於出人此二公者才力俱有餘勇而胸庫更俱浩積故
自正等文章之外小璣寸璧盡蒼精寶掌光奕熊熊不可追視者
也今之馘面枯坐爲時文者能罄焚其所謂滿房大部獨置水沉
香几七尺閣四記一錄於上終日把之玩之定當心花活綻腕鐵
鏗轟如此而猶不能取高元大魁者則亦石頭豕蠢止可餐覈遺
矢而已尙復可共之譚文哉

漱上集序

趙侗不知有漢漢不知有繇句繇句又不知有四天下此李道之
自抑之詞也雖然人愚頑不底強臂不終怒耳吹火者一筒蒸饅
者一窰精力專至便不可遏而不見岷江之發如蟹眼星星只無
歇息濫觴浮中國矣道之兩試不售憤就廣文而廣文又冷在亭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四

步無多聞見喜得併力古人無多嗜好喜得悉心道念讀其迷天
大社已爲破釜沉舟讀其漱上集則法老而律嚴字畫從酸中咬
出皆關係忠孝廉節大事不僅題花品烏嘲風調月已也茲又辭
子北上兩朝以來受口口嫚辱不少爲語氣骨先生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昔阿骨打作怪時正心誠意之輩已極茶飯然何益乃公
事吾家文成不可作矣卽近日恆岳之半壁西南念臺之鳴鳳隻
立功業正氣大爲吾越生光道之將兼美集思子且拭目以望也

倪鴻寶三刻題詞

玉汝史公與余世通家講砌相交也上公車問弋獲余曰取氣而
止太史入棘便書之屋壁題下一揮得雋曾謝報余不謬不知其
氣行於文更行于官也三刻出一爲代言鮮藻香輝要不失日月
雲霞之氣一爲講編亮丁寶實要不失五穀百昌之氣一爲奏牘

正明森截要不失山嶽江河之氣而總之以忠孝爲本此二字者
浩然之所從出也若以文評太史太史之文業走雞林竈窟矣又
焉用文之乃以筆于舉子屋中者直抒之天階星殿之上三刻未
行而長安之紙騰踊無論讀之者髮立神竦卽置之凡案望其墨
色殷丹濤起何止萬里此非氣之所行安能辦此今天下之所以
靡然不振者皆氣之匱胸不前也北懼口中原懼賤而方寸之地
懼失其倚來爭得之官手口耳目俱以他人爲氣者使玉汝執造
□□秉將一切鬚眉男子重塑一番定當有慕幕閔閔破鴻濛而
還澗洞者斯人用舍關係匪緩社稷有靈予日望之矣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望

09972

